

●李国文专栏●

帝王好诗

□李国文



帝王好写诗,堪称中国封建时代的一大特色。凡君主,无论识字的,不大识字,坐上龙椅,找到“九五之尊”的感觉之后,都想在诗词上表现一下自己。为什么中国帝王好附庸风雅,而外国帝王却没有这种嗜好呢?英国的莎士比亚生逢两位君王,先是伊丽莎白女王,后是詹姆士一世,两位都喜欢戏剧,但他们从不亲自操刀,只是坐在包厢里欣赏就行了。回顾唐朝,那可是诗歌的黄金时代,不但有一流的、超一流的诗人,而且,诗人之多,如过江之鲫,根本用不着唐太宗、高宗、玄宗与武则天等来凑热闹。不行,这些日理万机的君主,偏要加入这场诗歌大合唱,与李白、杜甫为伍,也五言七绝起来。

封建帝王,君临天下,必以文治武功彪炳史册,立万世基业,才能称作明主。不过,中国产生过将近三百位帝王,成气候的少,不成气候的多,所有昏君、庸君与暴君坐在龙椅上的时候,都觉得自己高明,而最能体现这一点的,莫过于写诗。不过,帝王作诗,通常或绝或律,四句八句,省功省力。而且,上句没有写完,下句早有人拟好呈上来;而且,只要写出来,侍读学士,经筵讲师,无不哄然叫绝;而且,谁也不敢当着皇帝的面,说长道短,总是好,好得不得了,这也是中国帝王好写诗的一大动因。

无论南方,还是北方,家乡那些“老爷房”们,总是会生长出更新的屋檐与房舍。

四川大巴山一带,盖房不说建,说“展”。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,从一间演成多间,裹挟着原房的木料与砖石,添些新材料,再建一座新房子。如果不用老房的木料与砖石,换成一码新,那就叫修房。印象中,房子有破损、有坍塌,倘若重新建好,才能跟修搭上界。

赶上展房,就知道人家的房子不够住,年轻人要分家了。遇到修房,就是拆旧建新。这与北方人的概念不同,北方,修房就是补救破损的房子;建新房,当然是盖新居了。

迫于儿孙增多,南方人家就不断地展房。在“展”的过程中,各家各户的“老爷房”频繁地更新换代。一位祖宗就有了无数后代,血脉像河流一样,不断地分支延伸,伸向大地的每个角落。

展出新的房子,有旧料的基础,说新不新,说旧不旧。展出房子

江南饮茶,湖湘品辣,各有不同的风味。比如,苦苣菜堪称华北最常见、最普通的家常野菜。老家房前屋后,只要土壤丰厚、水气滋润,新芽初育的苦苣菜,都能恣肆地长起来。长在石头上或水泥的缝隙里,那种自由的神态,可与荆楚笔下的《竹石》相媲美,枝叶之间,显然隐含着一种“任尔东西南北风”的刚劲风骨。

早在春秋时代,《诗经》就写道:“甘之如荠。”据说,荠菜堪称野菜当中的上品,难怪民谣说:“三月三,荠菜赛金丹。”细究起来,野菜的魅力,早在孔丘之前就风靡天下了。最起码,享用过野菜的角色,既有平民百姓,也有尊贵帝王,比如,李世民、朱元璋,还有清朝的雍正皇帝……

每年惊蛰一过,庄稼地还没

唐末的黄巢,也曾进攻长安称过帝,一首《菊花》诗:“待到秋来九月八,我花开后百花杀。冲天香阵透长安,满城尽带黄金甲。”宋代的赵匡胤,黄袍未加身,也写过“欲出未出光灿烂,千山万山如火发。须臾走向天上来,逐却残星赶却月”的诗,“辣达”二字,可能是赵匡胤自创的词语,而题目只一个,曰《日》,也很怪异。

明代的朱元璋,也写诗,他学黄巢咏菊:“百花发时我不发,我若发时都吓杀。要与西风战一场,遍身穿就黄金甲。”黄巢和朱元璋,都是杀人如麻,而后成为帝王的,透出来一股杀气。这三位帝王的出身,一贩盐,一行伍,一溜流,别看文化程度相对低下,写诗的积极性却绝对高涨。若当不上帝王,也许写诗的欲望未必强烈,而坐上龙椅,治国我在行,写诗更在行。硬撑着也要憋出几首诗来,这就是在文化上处于弱势的帝王,暴得天下后的必然行为。

朱元璋为帝,写过一首《咏燕子矶》诗:“燕子矶兮一秤砣,长虹作竿又如何?天边弯月是钓钩,称我江山有几多。”那种不可一世的口气,听得出来的“潜台词”是:你们不是说我不好吗?我偏行给你们看。别忘了,我是皇帝,不行也得行。

汉代的刘邦,亭长出身,级别最低的保甲长之流,衣锦还乡到了沛县,诗兴大发,吼出过一首《大风歌》,

留传至今。我一直怀疑这位亭长,是否具有写诗的细胞?如果他以后还写过诗的话,也许不妨将诗人这顶桂冠,加在他的头上。就这一首,就这三句,大有可能是叔孙通之流,现编现光,当场口授,他记性大概还好,现编现卖,于是,刘邦就文武治功,两全其美了。

刘邦为中国写诗最少的帝王,而中国写诗最多的帝王,当数清代的乾隆皇帝。他一生写了四万首诗,差不多接近《全唐诗》的总和,很遗憾,没有几首流传开来,如今,几乎不被文学史提及,没人在意他还曾是一位高产的“诗毛”。记得他有一首刻薄钱谦益的诗:“平生谈节义,两姓事君王。进退都无据,文章那有光。真堪覆酒瓮,屡见咏香囊。末路逃禅去,原是孟八郎。”乾隆笑话钱谦益的诗,没有多么价值,只配用来盖酒坛子。其实,他的四万首诗,十数卷御制诗集,也只堪“遮羞蔽醜”之用。此人的诗四万首,除他的八十八岁高龄,平均每年要写四百多首诗,平均每天要写一至二首,即使他是专业诗人,打死也办不到的。何况他整整当了六十年皇帝和三年“太上皇”,公务在身,估计多数是“枪手”代劳的了。

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,真正称得上诗人的,曹操得算一个。如果有帝王文学排行榜的话,曹操名列前茅,是毫无疑问的。在中国人的记忆

里,至少他的这两句诗歌忘不了,第一句是“何以解忧,唯有杜康”,直到今天,还挂在酒鬼的嘴边;第二句是“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”,几乎是所有上了点年纪的中国人,用以自勉的座右铭。中国有无数诗人,能够在千年以后,被人不假思索即可脱口而出如此金玉良言者,有几何?

当然,写下“问君能有几多愁,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的南唐后主李煜,还有“中原心耿耿,南泪思悠悠”的宋徽宗赵佶,在帝王级诗人中,算得上“一流”或“亚一流”水平,但他们以写诗的浪漫,去治理国家,以写诗的激情,去抵抗外侮,最后,无不落一个国破家亡,客死他乡的下场。接着,就该是写“妖姬险似花含露,玉树流光照后庭”的南朝陈后主陈叔宝,写“如何汉天子,空上单于台”的隋场帝杨广。以上这四位亡国之君,在好写诗的帝王中,应是出类拔萃的,至少他们写出来的是诗,而非“顺口溜”。

隋场帝杨广虽然是个很糟糕的皇帝,但他的诗却很出彩,有其不同于当时华靡文风的刚劲雄壮。然而,诗归诗,人归人,据唐代刘餗的《隋唐嘉话》记载:“场帝善属文,而不欲人出其右。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,后因事诛之。曰:更能作‘空梁落燕泥’否?”由此可见,帝王好写诗,对真正的诗人来讲,恐怕就未必是一件好事了。

“老爷房”背影

□谭国伦

新旧匹配,防止看上去太花了。其实,展房的功夫,并不亮在堂屋里,从屋顶的瓦片,到下面的地基石头,以及立墙、大门及窗饰,都由几代祖宗的老房子材料构成。建成后,把能够排得出的祖宗牌位都一一安放到案,祖宗们就在堂屋里,随同几代人的老房子材料,一起相聚,在初一和十五的青烟袅袅里,先人们仿佛刚喝过茶,依旧在老房子里活着。

生儿育女添家丁,那么,“老爷房”就要派生新房舍了,毕竟,一家的聚合离散,堪称无可奈何的天意。世道轮回,光阴荏苒,祖辈的羽翼,再也遮挡不住儿孙出笼的渴望。有舍有得,亲情滋长,才能抚慰那些血肉相连的留恋与期待吧。“老爷房”的陈年木料和旧石、古瓦,都要随同后代的繁衍,一次又一次地分

割。血脉,就这样滋生演化,一辈辈地延续下去。亲情与乡愁,家园与故乡,一丝不苟地打磨着古老而新奇的生命主题。

老木料都是上百年的柏木,多少少年也不会腐朽。老瓦,也不会腐蚀。一座“老爷房”,如同几代人的传承那样,一百多年的老窗户、老木门,还在支撑着儿孙们的家。祖宗的气息留在老木料里,如同先祖皮肤上的毛孔,还在不屈寒暑,不舍昼夜地呼吸着,与他们的子嗣们,气息相通。老人会在儿孙小时候,讲述房子的故事,听一根椽子是老爷们留下的,哪些立柱是祖爷爷缔造的。告诉后人,要仔细地察看,声色俱美地记住,毕竟,出生的故土与遥远的先祖,始终缠绕着离不开的乡音与故土。

不知何时,更新的砖石房,被儿孙们逐渐采用——不用根木,不用片瓦,而是利用现代建筑方法,成规模地替代“老爷房”。光阴易变,祖辈挣来的房子,不再被后人欣赏和使用,谁也挡不过儿孙的选择,挥不去的,恰是老人们流进的泪水与怀念的叹息。乡下“老爷房”孤寂了,空荡的房舍,分散在曾经热闹的巴蜀山间。再后来,儿孙赴远生活,年龄更短的砖石房,也只能退出生活舞台的中心,守在“老爷房”的廊前屋后。

房舍在,乡愁在,没有房子的故乡,反倒变成了空寂的概念。房前屋后,树木花草一年一枯萎,一岁一峥嵘。那都是慰留远方儿女的独特风景,就那么简单,格外清爽——一丝怀想,一缕温馨,静候着那群“老爷房”,轻盈地呼吸,默默地等待着。这种情感与漂泊巴蜀的杜甫很类似,“我行山川异,忽在天一方”“鸟雀夜各归,中原杳茫茫”……

苦苣菜叶鲜

□周海丽

超然台上看,半壕春水一城花。”可惜,苏轼先生那“一城花”,却挡不住老家小院的半缕苦苣香。还是任由孟郊先生的“吹绿日日深”,来哺育初春的嫩芽味道吧。华北老家出产的苦苣菜极富个性,它沐浴在阳光雨露中,放开筋骨,拔节吐芽……稚嫩的苦苣菜,犹如花瓣似的嫩叶,随妩媚的春风繁茂起来。它们挨挨挤挤地苦了地皮,田间地头、山谷溪边、道旁房前,几乎一夜之间,便到处绿油油、嫩汪汪的。零星的两三株也好,一簇丛生也罢,多半属于野生苦苣菜吧。

据《本草纲目》记载:苦苣初春

时生苗,茎中空,折断时,会流出白汁,开黄花和野菊相似,其种子附生白毛,能随风飘扬。苦苣的根系发达,可再生,因此,寻找它们有规律可循,位置大体是固定的。其种子以风为媒,八方漂泊,四海为家。它的个性随遇而安,这便为世人在异地邂逅苦苣提供了好机会。俗语说:“睹物思人。”殊不知,天下苦苣菜,同归一源,不管哪里原生的、何处生长的,遇见一株,足以尽吐思乡之情了。

每到苦苣可采,一定会有三五个小伙伴相约,挎着小篮,拿着小铲,满山疯跑。撞见了苦苣菜,立刻激动地欢呼起来,接着,对准其

塑造窗口服务品牌

“关键枢纽”、抓好机关这个“关键阵地”、抓好绩效这个“关键导向”为抓手,不断提升普法质效。(杨永旭) 曲阳供电:提质增效助推经济发展 为了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,国网曲阳县供电公司成立“提质增效+供电服务”专项工作小组,安排专业人员深入企业了解用电需求及未来用电增长点,不断满足客户多样化、个性化的需求。通过客户走访、政企联合等方式,全面梳理辖区重点企业,为其提供24小时电能质量咨询、突发停电沟通、业扩业务全跟进等具体服务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,该公司对企业一般采取多回路供电和多重保障,编制“一线一案”“一户一案”保供电方案,对每条供电线路和客户专用配电室进行精准巡视和运维,并精准开展调度运行,有效控制线路故障,确保可靠运行。主动上门,走进生产车间、数据机房,对低压线路、用电设备开展测流测温,把脉健康状况,保障线路设备安全可靠运行。(张平) 景县供电:检修故障双降成效显著 国网景县供电公司精耕细作,多

秦皇岛供电: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

为大力弘扬中华民族艰苦奋斗、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,9月2日,秦皇岛供电公司开展“厉行节约、反对浪费”光盘行动,把节约理念贯穿到采购、烹饪、用餐等方面。(刘国峰) 霸州供电:延伸秋检进企业 9月9日,国网霸州市供电公司“廊桥”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走进煎茶铺镇丰林模具厂,上门检查客户用电设施和运行设备,指导企业做好秋季安全用电工作。(赵亚彬) 雄县税务:春风助发展 惠企暖人心 雄县税务局持续抓好减税降费工作落实,让企业用好用足国家优惠政策,最大限度享受改革红利,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,全面做好“六稳”“六保”工作。(许巍) 玉田税务:劝导文明出行显成效 为增强全县人民文明意识和交通意识,玉田县税务局积极组织志愿者开展文明交通劝导活动,进一步增强市民安全出行意识,形成文明出行的良好社会风尚。(杨立宝) 滦州税务: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 滦州市税务局严格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,通过实施“服务+支持”系列服务举措,不断加强对个体从业

主,从专项检查、自主稽查、现场稽查

三个方面开展稽查工作。其中,专项稽查和自主稽查采取的是线上稽查的方式。党员通过认领任务、对接基层整改、持续关注闭环管理模式,每月核查电价执行、电费账务、营销档案参数等内容,每周核查新增用电客户计费信息的准确性。同时,该公司还成立党建引领稽查项目突击队,在现场开展数据采集和监控,细化稽查责任清单,量化稽查考核指标,将量化评价结果作为民主评议党员和党员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,并积极引导党员干部履职尽责。(张平) 南宫税务:打造“智慧税务”综合体 南宫市税务局以更好服务纳税人、缴费人为目标,积极探索创建“智慧税务”综合体,营造高效便捷的税收营商环境,有效助力“三创四建”活动深入开展。该局利用无感扫描让纳税人实现刷脸登录、远程办税,通过“菜单式”操作辅导等服务,让纳税人办税无忧。该局还在办税厅配备“小税通”智能机器人,实现即时解答纳税人疑问,科学引导纳税人办税。同时,在两个距离市区较远且企业相对集中的乡镇,打造了全职能的管理分局及24小时自助办税服

务厅,有效缩短办税距离,节约企业

办税时间。该局党委书记、局长王芳表示:“下一步将以就近办、网上办、快捷办为原则,不断加强信息技术在办税服务中的应用,构建起有温度的智慧服务网络,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服务力量。”(王涛) 曲阳供电:提质增效保供电 为保证小微企业有序用电,助推提质增效工作开展,国网曲阳县供电公司组织营销、安监人员到小微企业开展走访和安全检查,为客户提供优质、高效、贴心的用电服务。每到一处,工作人员详细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、用电情况,征求客户的意见和建议,了解企业用电需求,从供电电源、应急电源、安全措施、应急预案、运行管理等方面对企业进行隐患排查,并向企业宣传安全用电知识、传达用电政策及工商业电价政策,对企业用电进行合理规划,指导小微企业科学用电、安全用电、节约用电。针对高温潮湿等雷雨天气,该公司工作人员督促提醒小微企业加强配电室、设备室通风、散热,避免温度过高或雷电引发火灾事故和设备故障。同时引导企业错峰用电,降低企业用电成本。(王亮)